

春花秋月

春花秋月

也许只有在深夜，只有在万籁沉寂的深夜，人们才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和那里面发出的尖啸与渴求，网上所谓的“报复性熬夜”不过是人们在反哺自己饥饿的内心，从来没有哪个时刻，比在睡前更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原来自己是敏感的、脆弱的，对这世间冷暖充满了眷恋。

明天的晨曦

■ 李咏瑾

失眠这个词，与它衔接的字眼似乎应该是“治”，“治失眠”似乎更加符合现代人的行为逻辑，但我写到文末时，对失眠的感情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于是又跑回开头，把“治失眠”改为了向失眠的致意。是的，失眠值得我们去探究，因为它背后折射着人类深沉的心理动机。

比如说我，有一段时间失眠严重，其实确切来说不是失眠，而是每到睡前，总是无法中断那些虚度时光的举动，比如看书、上网或者随意写点什么，每到深夜，这些事都会变得格外具有吸引力，哪怕再是困得睁不开眼，惯性似的总想拿着手机再看点什么，于是睡眠的时间一再延后，一旦拖过12点，脑子里“铮”的一声，整个人就会陷入一种极度疲倦又兴奋的状态。往往睡得晚却醒得早，长此以往，精力上的自我消耗非常严重。

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个人不为人知的小缺陷，背后应该指向某种心理缺失，后来渐渐发现，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存在这个问题，特别是精神强度越高、越需要好好休息的行当，仅仅是身体上的歇息还不够，人们还需要精神上的松弛卸压。这个时候，静静熬夜，似乎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珍贵的独处放松。

随着互联网从方方面面侵入我们的生活，晚睡，似乎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无奈的症候群。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，新冠疫情发生以来，人们的晚睡时间整体延后了两三个小时。我想，背后的原因一是疫情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起瞬息万变的资讯，即使是在本该入眠的深夜，资讯的潮汐依然难以平静；其次，随着宅家时间的普遍增加，手机更多地填满我们的空余时间，“凝视这小小屏幕，

比你每天凝视所爱之人的脸庞还要多”，不夸张地说，如今，人们有一部分的人生都活在了手机上，直到深夜仍难以割舍。最重要的是，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，加重了人们的心理焦虑，于是，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转移和松弛这种压力，时间从哪来？当然是挤迫睡眠，向深夜里延伸。

理智而自控的人，会更好应对这种状况：晚饭之后休息片刻，出去跑跑步，回家冲个凉，看几页书，一到时间就熄灯安眠。习惯熬夜而缺乏分寸的人，探讨其心理动机，仿佛是对呆在“今天”有一种意犹未尽，好像一个拄杖的老人站在河流的尽头一般舍不得离开人世，仿佛一觉睡去，独属于这一天的繁华与寂寥、值得留恋的或终将遗忘的，都将离你远去。舍不得今天，是因为人们同样留恋昨天、前天以及无数个之前流逝的日日夜夜，然往事不可追，岁月不重来，明天如此匆匆，一日更老似一日，便格外珍惜这深夜里属于“今天”的最后时光。

明天也美，可明天是另外一天的美，明天的花和今天的花都不一样了。想着今天正娇艳的花朵明天行将萎败，对它而言言新长出来的蓓蕾是希望也是残忍，所以这当下片刻就特别值得记取留恋。白天太忙，还来不及容我去思考如何珍惜时日，时时就如流水一般从指缝间匆匆漏去，世间万般繁杂需要我们一样一样去在意，而唯独对隐匿在内部从林中的自己无暇去顾及，彼时彼刻，万物排序，自己仿佛是最不重要的一环，石像朽坏在道旁，树桩枯败在雨下，我们习惯了不去顾及自己的情绪，不去顾及自己的冷暖，甚至不去顾及自己的肠胃和颈椎，只会在某一天，对看似突如其来的病痛和衰老暗自心惊。

也许只有在深夜，只有在万籁沉寂的深夜，人们才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和那里面发

出的尖啸与渴求，网上所谓的“报复性熬夜”不过是人们在反哺自己饥饿的内心，从来没有哪个时刻，比在睡前更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原来自己是敏感的、脆弱的，对这世间冷暖充满了眷恋。不然为什么深夜创作特别畅快，深夜里花朵特别清芬，就连深夜里的一口热汤都好好喝到令人唏嘘？哪怕什么都不为，明知道很晚，可此刻独对清风明月如潮汐涌来，将手放到眼前的书本上，每个字都在闪烁着粼粼波光，令人忽然想把握这此生此际的片刻之美，久久不忍放手。这种执念仿佛一种巨大的惯性，将我们牢牢钉在了原地，辗转反侧，不愿睡去。

曾和朋友玩笑，你觉得睡眠像什么？眼前一黑，然后就投入无知无觉的世界，多像隐喻着今天的死亡？而在明天的清晨，我们又将在晨光中再度诞生，内心饱满如勇士，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我们的生活，多亏还有这样的希望，人类才能不畏任何艰难困苦。

就这样，每天新的自我从黎明中诞生，推动我们的人生不断向前，如同人类世世代代的更替中，总有新的婴儿在不断诞生，推动人类社会的整体向前，这两者的隐喻打通了时空，一时融会贯通——树荫摇曳，日月恒升，河流咆哮，星球轮转，宁愿一往无前地走向未来，不惧衰老，而不满足停留于过去的光华中一味固守年轻；宁愿不断奋斗，哪怕失败，而不满足固守在过去的梦想中日渐干涸。于是，个人的前进汇入整个人类的发展，成为一条永恒的单向箭头，充满了浩瀚的勇气和希望，且从不会止步不前。

写到这里，突然为珍惜时光找到了一层新的意义，与其在失眠中对生活的疲倦和苦涩难以放手，不如早些安睡，也就早一点在明天的晨曦中诞生，苏醒，放下所有，像一个崭新的少年那样，再度奔赴向前。

■ 曹苾

江南古镇，是江南最宝贵的人文景观之一。

古镇众多，各有各的特色。比起周庄和同里，吴江区的平望镇的悠久历史可能不在其下，格局气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但从如今天南地北的游客向往度来看，知名度显然还是要略低半个头。周庄、同里的名气大，那是因为古朴的民居保护得好，旧时江南似乎一直定格在那里，像平静的港湾，水流不急，小巷空闲，随处都慢悠悠的。这种慢，有些像长寿的乌龟一样，一派静气，处事不惊。而平望呢，交通太过发达，有繁忙繁荣的大运河，带着火车一样的船队，从古镇日夜经过，往来穿梭。到了现当代，又有连通外省浙江南浔、乌镇、安吉的湖州公路，更是去往本区盛泽、震泽、铜锣、桃源等古镇的必经之地，忙忙碌碌的人流，忙而有序的物流，让这座古镇动若脱兔，竖起耳朵，时刻保持机敏的反应。

如果用动物来表现不是太雅的话，那不妨还是用一个多兄弟的家族来作比吧。一母所生，但有的兄弟似乎天生运气比较好，读书读得进，就使其长期养尊处优，白白净净保养得极好；而有的兄弟天生就是劳碌命，从小就愿意帮助父母挑起生活的担子，聪明勤奋，不怕吃亏，为家族的生计做了大量的贡献，甚至为帮助父母一同供养别的读书的兄弟作出牺牲。所以，后者胸部和胳膊都隆起发达的肌肉，面孔红黑，与细皮嫩肉无缘，长期的劳作也让其手指骨节有些粗大变形，脊椎有些前拱，面容也略显疲惫和苍老。

显然，后者就是我印象中的平望。

我是非常赞叹那种从小懂事的男孩，因而，我也毫不犹豫地内心将大拇指给了平望这座古镇。

只要一提到平望，我就会条件反射般想起唐代诗人王湾的诗句：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”第一句中的“阔”，是“潮平”带来的结果。春潮涨起，江水浩渺，放眼望去，江面似乎与岸平了，船上人的视野也因之开阔。这一句，写得恢弘，而下一句“风正一帆悬”中的“悬”是端端正直地高挂着的样子。诗人不用“风顺”而用“风正”，是因为光“风顺”还不足以保证“一帆悬”。风顺顺，却很猛，那帆就鼓成弧形了。只有既是顺风，又是和风，帆才能够“悬”。那个“正”字，兼包“顺”与“和”的内容。

这首诗，气象格局不凡，写的是景，写的也是唐代的气象。而我本人，却更喜欢“海日”和“残夜”，“江春”和“旧年”的嬗变逻辑，其内在的哲理。一轮崭新的海上旭日，却挣脱了残旧的夜气，而江上明艳的新春景象，正是从那个带有陈旧背景的旧年而来。因为这诗的开头就有“潮平”字眼，这个“平”，与平望有一种形神的呼应。

平视望去，江天辽阔，帆影与海日，旧年携新春，感觉人呼吸都变得舒畅无比，心胸坦荡。

不但王湾的诗句我条件反射般想起平望古镇，诗圣杜甫的诗，每每读到他的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，我同样也会想起平望。平望给我的印象，就是这么星星低垂而平野广阔，月引波涌而大江东流。平望给世世代代来来往往的人们，也是如此大气磅礴，

慷慨豪爽。

在这里追梦，总会是携梦乐而忘归，或满载而归。

我到过平望好多次，有时是经过这里，也有好多次是专门到这里参加文友们的活动。仔细回忆，第一次到来应该是1991年的夏天，那时我还在一家企业报工作，蒙苏州文联抬举，选拔我到苑坪体验抗洪救灾，也就是深入生活。那时我尚未“而立”，是第一次到平望，也是第一次到吴江。

今春，为写吴江的院士，我再度来到这个镇。这里，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数十名。这十名院士中，年龄最长也最先入选中科院院士的是黄文熙。虽然他出生在上海，但父母是从平望到上海经商，他的文化背景是“乡绅”，带有浓厚的平望气息。

我徜徉在古镇，想象着一个人与其家族、与其籍贯的文化渊源，虽然是信马由缰，与众多游客一样随意用手机拍摄一些古镇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，但我仍然能从空气中辨析到我笔下主人公的信息，是那样若有若无，又是那样微妙可感。我似乎从这座古镇上依稀领略到了院士少年时代的神采和格局。

黄文熙生于清末，他少年时代求学，愿望是毕业后能考取一名报务员或海关职员，然后就业以改善家庭经济条件。父亲经商因为时局的不稳定而屡遭失败，因而家境日趋困难，他想做一名收入稳定的职员。后未能如愿，考取的是广州暨南大学商科。中途，他插班到南京的中央大学，20岁毕业于中央大学。

从广州北上到南京，从珠江水系变为长江水系，他江边眺望江水悠悠东流去，让流水既问候上海的父母，也致意故里的平望。

1933年，黄文熙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一届留美公费生，之后又在美攻读了硕士和博士，并且这期间获得了重要科学奖。回国后，不但是科研者，还是工程师，深入江河建设第一线指挥施工。黄文熙被誉为中国内地的“岩土泰斗”，是我国土力学学科奠基人之一，又是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事业的开拓者。他在水利水电工程、结构工程和岩土工程几个领域，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。他为江苏、为中国、为世界的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，在许多为民造福的大型水利工程如小浪底、三峡工程，都倾注了心血和智慧。致力于水利水电工程教育事业60多年，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才。他也为吴江的后学们，树立了追赶的标杆！

黄文熙于2001年1月1日于北京病逝。中国的科技天庭上，一颗巨大的星辰坠落。

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，这位杰出的平望后人，如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，没有机会回平望故里看看，自然也是憾事。但平望人绝不会责怪他，只会为他的好男儿志在四方而自豪。他就是平望的骄傲！

我想，在以后岁月的某一天，众多的游客到平望来旅游，在菀萁湖，在小九华寺，陶醉于平望的乡村古镇景色；其中，有某个年轻人说，这里是他们家先人的故居，某条小街有他的太爷爷、爷爷辈的足迹，可能别人听了不往心里去，但我却从中看到一段关于吴江、关于平望与中国科技结缘的辉煌故事。

一个古镇读书人，为古镇注入了另类值得一读的内涵。

春日清欢

青春期末就是人生的一次宕机，是我们在进入社会的最后一次冲锋，不管怎样，春天总是会过去的，青春的路口也总是会过去的，可倘若失去了少年的那一分任性，谁又能来为我们的春天着色呢？

《过春天》：青春的弧线

■ 王宁泊

李清照在《声声慢》中曾写道：“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的他晚来风急。”虽然这首词写的是秋季，但是放在当下，却也贴合。现在的天气往往就是那般乍暖还寒，温暖与严寒拉拉扯扯相持不下。虽然时不时地阴雨和降温令人烦恼，但天气总归是向着日渐明媚的方向发展。纵使雨水打落了满树的花瓣，在第二天的阳光下还是会有新的花朵生长出来。

我们时常用春季来比喻人生当中的少年时代，就连从儿童向成年过渡的时刻都被称作“青春期”。这种比喻不仅仅是取自人生阶段的靠前与四季中春季为首的相似，更表达了一种情绪与自然的巧妙耦合。正值青春的少年就仿佛这个季节一般，虽然整体上向着阳光成长，但其中又难免会经历种种的曲折与短暂的阴霾。如同春季冰雪消融，万物生长，青春中同样有一些东西在渐渐消融，在慢慢离我们远去，也同样有一些东西在逐渐萌发，为世界带来更加蓬勃的生命力。就像那将开未开的花朵，就像那抽出鹅黄色嫩枝的梧桐，用尽力量向上生长，向着太阳的温暖不断努力。在这一段时间当中，我们开始遭遇困惑，仿佛渐渐靠近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们开始学着定位自己的身份，选择自己的方向，甚至为更加遥远、模糊的未来规划道路。

从这方面来说，《过春天》这部电影仅从题目上就巧妙地融进青春的种种境遇。

这“过春天”落在一群青春当年的人身上，平添了好几层味道，暗示出电影中的主人公努力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，度过自己人生的春天。另一方面，电影的英文名“The crossing”又有着“十字路口”的意思，预示着青春的人所面临的选择与迷茫。这份迷茫，这份悄悄萌生的躁动，将发未发地维持在一个微妙的尺度上。

如同所有在青春期爱做梦、爱幻想的人一样，佩佩与她的闺蜜阿jo梦想着在圣诞节那一天可以去日本旅行。在学校的天台，两个人想象着入住有榻榻米的酒店，推开木制的落地门窗，外面是漫天飞舞的雪花，就像落樱一般。香港没有冬季，更不可能下雪，所以她们想象着在白雪皑皑中泡温泉，喝清酒，想象着属于自己的浪漫。

为了凑够机票钱，佩佩在餐馆里打工，但这微薄的收入依然杯水车薪。在一次经过香港与深圳的海关边境时，佩佩阴差阳错地被人塞了几部手机，朦朦胧胧地带到深圳，赚取了

不菲的佣金。佩佩被这一便捷的金钱来源所吸引，经由阿jo男友阿豪的引介，加入了花姐领导的团伙，就此开启了她的走私手机，也就是“过春天”的生涯。

随着与他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佩佩发现，在花姐的带领下经营下，这里平日反而有着像家一样的温馨——不似佩佩的母亲，每天只知道在麻将桌上消磨人生。而花姐将佩佩视作是自己的干女儿，这种带有一定“江湖色彩”的身份认证，表明花姐把佩佩不再当成一个未成年的小孩，而是一个可以承担起某种责任的成年人，这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社会的人来说，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，仿佛得到了一些从来不敢想象的东西。

青春期的少年总是梦想着成为大人的模样，渴望着自己变得成熟，但那份躁动不安的渴望却往往幼稚而脆弱，尚未与现实交锋就萎靡下来。这恰恰是青春带给我们的紧张所在，这份紧张就是青春与社会交战前的寂静，如同两军厮杀前的缓缓列阵，即使我们早已经猜测得到，青春必将溃不成军。《过春天》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影片中没有充斥着传统青春片中声嘶力竭的呼喊与莫名其妙的泪水，没有令人不知所为的多角恋情与其他狗血桥段。通篇电子乐的撞击，让我们像主人公佩佩一样穿梭在紧张与兴奋之间。面对成人世界露出的诱惑，急切而又自负地一口吞下……

年轻的佩佩胆子越来越大，甚至到了有些膨胀的地步。但是当警察破获了这起走私案时，佩佩也失去了阿豪和自己的好友jo……

佩佩一直生活在炎热的香港与深圳，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雪，故而她的愿望也是单纯地想看一看从空中飘落的大片雪花。可是到头来，佩佩所做的一切努力，也无法实现那个让雪花融化之前，在皮肤上停留几秒的愿望。影片的结尾，佩佩在山上摸到的那一抹似是而非的飘雪，竟让人不知是应该感到些许欣慰还是为此落泪。所有的艰难跋涉回头看其实像是在原地打转，我们以为自己走过了春天，可是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。

短短的青春，竟给人干帆过尽的沉默。有人说，“当你觉得你对世界很重要的时候，世界才刚刚开始原谅你的幼稚。”或许有的人会说，青春总是会犯一些错误，青春总是要走一些弯路这样的托辞。的确，青春时我们所做的事，所梦想的未来，在成年人看来就是一些幼稚的错误，他们以“过来者”自居，仿佛一个“宽容”的微笑就可以理解包容一切。

我们都知道一条几何学的公理：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可布莱希特在其《加利略传》中，借

加利略之口说：“在障碍物面前，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是曲线。”同样的，在青春期中当，最正确的道路或许恰恰就是成年人人口中的所谓“弯路”吧。

由田壮壮监制，白雪执导的电影《过春天》，曾在第二届平遥国际影展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影片、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。影片不是一部犯罪类型片，而是一部讲述问题少女的青春片。在影片中，我们获得的感悟，大概就是——青春期末就是人生的一次宕机，是我们在进入社会的最后一次冲锋，不管怎样，春天总是会过去的，青春的路口也总是会过去的，可倘若失去了少年的那一分任性，谁又能来为我们的春天着色呢？



幽境